

中國威脅？
經濟互賴與中國大陸的武力使用
China Threat?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Use of Force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楊仕樂

Yang, Shih-Yueh

(Ph.D. Program,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ina Threat?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Use of Force

Yang, Shih-Yueh

(Ph.D. Program,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recent Mainland China has made it a rising great power in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and even in the global term. As a result, the so-called “China threat” is emerging. The current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Mainland China depends on its close linkage with the world market, but can this linkage, known a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constrain China’s use of force? This issue has gathered intensive debates between Realists and Liberalist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conduct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o test the causal logic of the proposition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quantitative studies, this article utilizes the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data set as the indicator of the tendency of Mainland China’s use of force, and takes Mainland 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as indicators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qualitative analysi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case study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general, this article finds moderate evidence that supports the proposition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Keywords:

China Threat, Liberalism,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Use of Force



中國威脅？ 經濟互賴與中國大陸的武力使用

楊仕樂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摘要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經濟迅速成長，成為一個崛起中的新興強權，國際間因而有所謂「中國威脅論」的出現。目前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有賴於與國際市場的緊密連結，這種經濟上的聯繫，也就是國際關係學界所稱的「經濟互賴」，能否對中國大陸武力的使用產生限制？這個議題引起了「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兩大學派的熱烈討論。關於經濟互賴與中國大陸的武力使用，本文嘗試分別進行量化與質化研究，以檢驗互賴限制武力使用的推論。在量化研究中，本文以中國大陸的外貿與外資作為經濟互賴程度的指標，另以密西根大學戰爭相關研究小組的「國際軍事爭端」資料作為中國大陸使用武力傾向的指標。而在質化研究中，本文則以兩岸關係為案例進行分析。綜合而言，本文大致上獲得了溫和的正面證據，支持互賴限制中國大陸使用武力的推論。

關鍵詞：

中國威脅論，自由主義，經濟互賴，武力使用

壹、前言

甘迺迪（Paul Kennedy）在其巨著霸權興衰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指出，經濟的發展是不平均的，當經濟成長每年以一個百分點的差距累積了一百年之後，經濟實力便會出現巨大的落差，而各國經濟實力平衡的變遷，與他們的地位之間有一種明顯的因果關係，經濟力量的變遷預告新強權國家的「崛起」，而這些新興強權國家終究會對全球秩序產生決定性的影響。¹目前東亞正處於這種經濟實力變遷的過程，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經濟迅速成長，經過二十年的累積已具有可觀的經濟實力，倘若此一經濟成長的趨勢持續，到了2025年中國大陸在經濟上將與美國並駕齊驅。²中國大陸，一個經濟上的新巨人，是否也會成為在政治、軍事與安全上的新強權？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成長對區域乃至於全球的安全，是否會產生負面影響？中國「崛起」之後，隨之而來的將是中國的「威脅」？所謂的「中國威脅論」（China threat）已然成為1990年代以來舉世關注的焦點。³

「中國威脅論」的出現引發了正反兩面的論戰，這固然反映了不同的立場，但是一個國際關係研究上的理論性問題。「中國威脅論」的起源及其基本邏輯，是依據國際關係「現實主義」（Realism）的典範：當一個國家成為一個強權，他就會像一個強權一般地行事，而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迫使強權國家終究不免走衝突與戰爭，如果中國成為一個強權，也無法擺脫

1. Kennedy, Paul. 著，張春柏等譯，霸權興衰史：1500至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台北：五南，1995）。

2. Nye, Joseph S. Jr. 著，蔡東杰譯，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臺北：左岸文化，2002），頁66~67。

3. 「中國威脅論」的起源可追溯至1993年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的一篇文章：Kristof, Nicholas D.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5 (1993), pp. 59~74.

這個宿命。與「現實主義」相對的則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觀點：國家可以透過「國際機制」(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解決合作的困難；而「經濟互賴」(economic interdependence)使國家承受不了破壞此種「互賴」(interdependence)的沉重代價，進而限制了武力的使用；「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則根本認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會或極少發生戰爭。由於在東亞並沒有任何區域性的多邊安全機制能夠化解衝突，而中國大陸也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因此依照「國際機制」與「民主和平」理論，中國大陸的興起仍會是個對於和平與穩定的「威脅」，在此「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對「中國威脅論」有著相同的悲觀答案。但從「經濟互賴」的角度切入，自由主義者發覺中國大陸持續與國際市場接觸，正將它鑲嵌入國際經濟的網絡中，這種力量將能對中國大陸可能的「獨斷行為」(assertive behavior)產生限制。⁴

然而，「經濟互賴」是否確實如「自由主義」所主張，能夠限制中國大陸使用武力呢？面對各方的正反意見，本文嘗試進行實證性的檢驗，以進一步探究「互賴」導致和平的理論在當前中國大陸的適用性。首先，本文將回顧並整理有關「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對於「經濟互賴」的爭辯，以及「經濟互賴」能否限制中國使用武力的正反論點。接著，本文將對「互賴」能否限制中國大陸武力的使用進行「量化」(quantitative)研究，以中國大陸的對外貿易與外資作為「經濟互賴」程度的指標，並使用密西根大學的「戰爭相關」(correlates of war)研究小組的「國際軍事爭端」(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MID，以下簡稱MID)資料中中國大陸使用

4. 各派論點可見：Roy, Denny. “The ‘China Threat’ Issue: Major Arguments,” *Asian Survey*, Vol. 36, No. 8 (1996), pp. 758~771; Goldstein, Aver. “Great Expectation: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3 (1997/1998), pp. 36~73.

武力的歷史紀錄，檢驗「經濟互賴」限制武力使用的推論。最後，本文將再以「質化」(qualitative)研究的方式，分析中國大陸近期以來的對外關係，特別是兩岸關係的發展，以檢驗「互賴」限制武力使用的推論。

貳、經濟互賴與「中國威脅」：文獻回顧

對於「經濟互賴」的理論探討與建構，首推柯漢與奈伊 (Robert Keohane & Joseph S. Nye) 合著的《權力與互賴》(*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一書。「依賴」(dependence)是指一個國家被外在因素決定或嚴重影響，而「互賴」，最簡單的定義是指相互「依賴」，在世界政治中「互賴」是指國家間或不同國家中的行為者相互影響的狀況，這些影響通常是因為資金、貨品、人員、資訊的超國界流通而產生。⁵

「互賴」、「複雜互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與「經濟互賴」在柯漢與奈伊的論述中可視為可互換的同義詞。柯漢與奈伊指出，現實主義者對於國際政治有三個「前提假設」(assumption)：一、國家是一體的單元，是世界政治中支配性的行為者；二、武力是可使用而且是最有效的政策工具；三、因為第二項假設，世界政治中的議題有階級性，軍事安全議題是「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支配了經濟與社會事務等「低階政治」(low politics)。但這些假設都可以被挑戰，柯漢與奈伊便提出另外三個相當不同的假設，當「互賴」盛行時將存有三項特徵：一、「多管道」(multiple channels)聯繫了各個社會，包括了各國的政治菁英、正式的外國機構、非政府菁英與超國家組織間的資訊流動。總括而言是國家間超政府、超國家的關係，隨著政府內部活動的擴大，企業、貿易聯

5. Keohane, Robert., and Nye, Joseph S.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Brown Little, 1989), pp. 8~9.

盟超國界地制訂策略，不同國家內部相互的政治衝擊已愈加明顯。二、國家間的關係包含許多議題，當議程中存有多種議題，而其中某些議題只會威脅國內團體的利益但不會威脅國家整體的安全，則「議題間沒有階級性」(*absence of hierarchy among issues*)，軍事安全議題不再優先。三、軍事武力在區域內或在議題上不被一個政府使用來對付另一個政府，特別是在工業化、多元的國家之間，被攻擊的恐懼已經減少。武力在達成其他目標，例如環保議題上的效果不彰，而軍事手段也是所費不貲且充滿不確定性，因此「武力的角色縮小」(*minor role of military force*)。⁶

這三項特徵會產生一種與「現實主義」前下相當不同的「政治過程」(*Political processes*)。「政治過程」是指將權力資源轉換成對結果的控制。在「現實主義」的前提下，國家主要的政策工具是軍事工具；而在「互賴」的前提下，利用「互賴」、「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以及跨國行為者，將是主要的工具，從此柯漢與奈伊接者討論了在「互賴」之下「政治過程」的相關議題。首先是「連結策略」(*linkage strategies*)，「互賴」下議題領域間的分殊化，顯示議題的連接更加充滿問題，同時減低了世界的階層性，軍事強國會發先它們很難在自己相對較弱的議題上對結果產生控制。其次是「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在「互賴」之下，因為議題之間沒有階層性，因此議程受到因經濟成長與敏感度「互賴」所造成的國際與國內問題，以及權力與權力來源分配改變的影響。而「互賴」之下社會間的「多管道」聯繫，也使得國內與國際議題間的分際變得模糊，而能使用一種一貫的「連結策略」，藉由與其他議題的連結、將議題政治化以提升議程中某議題的優先性。強國使用的連結工具是軍事武力，通常代價太大而不能使用，弱國

6. Keohane, Robert., and Nye, Joseph S. (1989), pp. 24~29.

則可以「國際組織」做為的連結工具，可獲得而且不昂貴。「國際組織」可以幫助「議程設定」，幫助決定政府的優先次序，使官員聚集而有助於促進潛在的聯合，允許本不能參與的政府機關間直接的聯繫而有利於合作的推展，作為弱國交際的機制，允許它們推動「連結策略」。⁷

關於「互賴」限制武力使用的邏輯推論，其實柯漢與奈伊並未在權力與互賴一書做詳細的解說，而是將武力使用的減少當作「互賴」盛行時的一項基本假設。不過奈伊之後對此做了進一步的闡釋，他認為，「互賴」限制了武力的使用，並不是因為貿易往來的本身可以預防戰爭的發生，而是因為貿易的往來讓國家重新定義了國家的利益，追求市場的佔有率與貿易利益，比追求領土的擴張更能增進國家的利益，而這也才是「互賴」限制武力使用，減低戰爭發生可能性的根本原因。⁸

對於「自由主義」的「互賴」觀點提出質疑者，可以當代「現實主義」幾位巨擘為代表。華爾滋（Kenneth Waltz）認為「互賴」本身只是形塑國際政治各種力量中微弱的一個，他認為一個國家內部的經濟整合，例如前蘇聯，才比較接近「互賴」的狀態，但他以南斯拉夫為例，說明「互賴」的微弱以致於不能維持該國的團結。⁹華爾滋認為「互賴」是因為秩序能夠維持才發生的，因此「互賴」得視其他條件而定，本身是個結果而非原因。¹⁰權力也是可以轉換的，因此強國可以運用它在其他方面的優勢來為它其他的利益服務，經濟仍然受制於政治。而兩百年來的趨勢也顯示，國家的角色

7.Keohane, Robert., and Nye, Joseph S. (1989), pp. 29~37.

8.詳見：Nye, Joseph S. "Conflicts after the Cold Wa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19, No. 1 (1996), pp. 5~24.

9.Waltz, Kenneth N.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2000), p. 14.

10.Waltz, Kenneth N. (2000), p. 15.

力的說法，是一種期望甚至幻想而非事實。¹¹

馬希海莫（John J. Mearsheimer）也反對「經濟互賴」可以導致和平的論點。「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在乎國家間相對的權力位置，重視「相對獲益」（relative gain），因此合作是困難的；而「自由主義」則認為國家在乎將自己的獲利最大化，重視「絕對獲益」（absolute gain），合作是可能的。但他表示，國家的首要目標是生存，也只有在確保了生存之後才能追求其它的利益，因此議題之間仍有階層性，軍事安全最優先，凌駕其他議題。馬希海莫更強調，由於武力的使用永遠是國家之間的一種可能，而經濟利益能轉換成軍事力而產生「威脅」，因此即使在經濟上國家仍會在乎「相對獲益」，經濟問題也是個安全與生存的問題。¹²

「互賴」限制了國家的觀點也不被克蘭斯納（Stephen D. Krasner）所接納。他指出，市場的規則不是天生的，某套規則總是對某些國家有利而不利於其他國家，利益的衝突無可避免，沒有一種制度可以是對大家都是最好的，於是決定規則的還是國家的權力。國家並不被非國家行為者所創造的跨國社會所困，「互賴」也不是由超過國家所能控制的因素所造成的。克蘭斯納認為，國際之間的貿易結構（即跨國的資金、勞力、技術、商品的流動）是由國家追求國家目標的權力與利益所決定的，而利益與國際貿易體系的關係則是由各國的經濟權力（以國家的大小與發展的程度而定）來決定。¹³易言之，既是國家創造了「互賴」，則國家也可以改變它，而不受它的限制。

11. Waltz, Kenneth N. (2000), p. 18.

12. 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可見：Mearsheimer, John J.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1995), p. 20.

13. 見：Krasner, Stephen 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biding Discor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1 (1994), pp.13~19; Krasner, Stephen D.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3 (1976), pp. 317-347.

去太遠，將不會有什麼解釋力，而他自然不認為「互賴」的「前提假設」是符合現實的。¹⁴不過柯漢與奈伊也無意推翻整個「現實主義」的假設，他們強調「現實主義」或「互賴」的「前提假設」，只是一個連續概念上的兩個極端，現實總是落於兩者之間，某些情況下「現實主義」的假設較為正確，有時候則是「互賴」的「前提假設」較為接近現實。¹⁵由此可見，兩種理論看似水火不容，但卻非根本地相互挑戰，因為兩者是在不同的情況下適用。「現實主義」可能是正確的，因為「互賴」可能不存在；但柯漢與奈伊也不是錯謬的，因為「互賴」可能存在某些情況下或某些國家之間。

「互賴」是否已經盛行了？史特蘭琪（Susan Strange）認為「現實主義」的思維已經不能再適用了，全球化的世界經貿與市場整合，導致國家自主性的下降，許多事務是由跨國公司的經理而不是政府的官員所決定。跨國公司控制了資金、技術與市場通路，國家不只與國家進行談判與議價，尚與公司作議價，公司之間也進行議價。國家不再能負擔得起自外於全球市場的代價，自給自足的政策愈來愈沒有效率，國家也不再能夠控制國內的經濟。對結果的控制並不是只由權力的一個面向，而是全部的四個面向，即安全、生產、金融、知識等四個國際政治經濟的主要結構所產生。在每個面向之中，市場與國家決定了過程，雖然國家能塑造與改變市場的運作，但是市場一旦建立也會限制參與市場者的行為。國家現在對於福利的追逐已經壓倒了對於安全與領土的追逐。¹⁶

14.Mae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30.

15.Keohane, Robert., and Nye, Joseph S. (1989), p.24.

16.見：Strange, Susan. "Weak up, Kransner! The World Has Chang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2 (1994), pp.210~219; Strange, Sus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in Booth, Ken., and Smith, Steve. edited. *IR Theory Today*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Stopford, John., Strange, Susan., and Henley, John. *Rival States, Rival Firm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基爾平（Robert Gilpin）則認為「互賴」恐怕仍是言過其實，冷戰結束後全球化一詞的使用雖蔚為風潮，然而其程度卻被誇大。全球化並不像許多人所想像的那麼全面而重要，國家政策與國內經濟仍是決定經濟事務的決定性力量，現在的全球化不過是把世界經濟整合的程度回復到一次大戰前的水準而已。基爾平指出，許多對於全球化結果的看法是因為缺乏歷史觀所造成的，他們假想國家過去是擁有對國內經濟完全的自主，然後再比較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因而宣稱國家的控制力在衰退。實際上比起今日，國家的角色在十九世紀末還更微弱，二十世紀是個戰爭的紀元，國家成為一個戰爭經濟而增加了對經濟的控制，只不過在冷戰結束之後，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可能會重回十九世紀那種較為寬鬆的狀態。¹⁷

那麼中國大陸的狀況又是如何？就像在基本理論的爭辯一般，「互賴」能否限制中國武力的使用也存有正反兩面的意見。金（Sang Joon Kim）、澳斯汀（Greg Austin）等人認為「經濟互賴」可以限制中國，遽然減低國際經濟活動將會嚴重傷害中國的經濟成長，這是他成為一個強權的重要條件。因為存在著引發美國、歐洲與日本等經濟伙伴進行貿易制裁的可能，中國的領袖在解決國際爭端時對此必須予以考慮，「互賴」使中國對外的冒險主義變得不可行，促進中國繁榮的國際聯繫也使中國順服。¹⁸李（Rex Li）也認為，如果中國領導人對於貿易利益有高度的期望，中國會比較不傾向使用武力來解決與鄰國的爭端。¹⁹芬克爾斯坦（David M.

17. Gilpin, Robert.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Orde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76.

18. Goldstein, Aver. (1997/1998), pp. 69~70; Roy, Denny. (1996), p. 762; Roy, Denny. "Hegemon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 157~158.

19. 李認為單純的「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都不適當，需要的是一種綜合的觀點，然而他的結論仍傾向「自由主義」。詳見：Li, Rex. "The China Challeng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8, No. 22 (1999), pp. 443~476.

Finkelstein) 也指出，在中國許多人都瞭解到1999年的中國大陸已不是1949年的中國大陸了，1949年時中國大陸一無所有，沒有什麼可以失去，但1999年的中國大陸已有很多可以失去了。²⁰格拉爾（Michael G. Gallagher）同樣表示，中國在使用武力前得考慮貿易與投資的利益。²¹

羅伊（Denny Roy）則認為「互賴」並不足以限制中國。他指出「互賴」理論存有內在的問題因而降低了它的說服力：第一，「經濟互賴」可能會升高而不是降低政治的緊張，經濟強制的「威脅」或執行常導致國家發動戰爭，對中國執行經濟強制可能也會有這種反效果，迫使北京嘗試直接控制對其利益至為重要的國外資源與市場。²²第二，「互賴」對中國的嚇阻力量有限，中國大陸的領導人從過去的經驗中發現，國際間威脅進行集體制裁根本只是紙老虎。²³最後，「互賴」會因為自己的成功而毀滅，「依賴」代表脆弱，但是中國大陸的落後又必須「依賴」國外的資本，「依賴」是一種必要之惡，是落後國家達成快速發展與成長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易受到經濟強制產生的安全威脅被經濟成長帶來的安全利益所彌補，經濟成長是未來軍事與政治實力的基礎，今日衰弱的中國必須承受「互賴」帶來的脆弱，但是未來強大的中國大陸不需要。²⁴貝慈（Richard K. Betts）也認為，戰爭對於經濟利益的損害是雙面的，既然雙方都不想妨礙經貿利益，於是情況反而成了一種國際關係中常用來分析行為偏好的「膽小鬼遊戲」（chicken game）情境，

20.Finkelstein, David. "Chinese Perceptions of the Cost of Conflict" in Scobell, Andrew. edited. *The Costs of Conflict: the Impact on China of a Future War* (Carlisle Barrack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 2001), pp. 23~24.

21.Gallagher, Michael G. "China's Illusory Threat to the South China Se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 185~187.

22.Roy, Denny. (1994), p. 158.

23.Roy, Denny. (1994), p. 158.

24.Roy, Denny. (1994), p. 159.

其中激進而強硬的態度反而會佔上風。既然雙方都不想破壞經貿利益，中國大陸又為何特別得退讓？²⁵「互賴」限制武力使用的說法似乎仍值得商榷。

參、經濟互賴與中國大陸的武力使用：量化分析

「互賴」導致和平的理論究竟能否在中國大陸適用？中國「崛起」之後，是否會因「經濟互賴」的限制而不構成一個「威脅」？這個問題多少是一個對未來的預期，但瞭解未來唯有透過對過去的分析，因此本節將依據過去的歷史紀錄，嘗試對「互賴」限制中國大陸使用武力的論點，進行實證性的「量化」檢驗。首先，「互賴」限制武力使用的推論應為：

【推論0】

互賴不盛行，中國大陸較傾向使用武力；互賴盛行，中國大陸較不傾向使用武力

不過檢驗此一推論卻存有操作上的困難。如同前文所指出，倘若一國仍舊恣意使用武力，可能只是因為「互賴」尚不存在，並不能以此推斷「互賴」無法限制武力的使用。「互賴」是否已經盛行？何種程度的交流才算是「互賴」？這缺乏一個有共識的標準，企圖檢驗「互賴」對於中國大陸武力使用的限制，同樣也面臨了這個問題。中國大陸是否已經被納入全球「經濟互賴」的網路之中？以貿易為指標，目前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佔「國內生產總值」(gross

25.Betts, Richard K., and Christensen, Thomas J. "China: Getting the Questions Right,"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62 (2000/2001), pp. 17~29; 類似的見解亦可見於：Swaine, Michael., and Mulvenon, James. *Taiwan's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ies: Features and Determinant* (Santa Monica: RAND, 2001), pp. 109~111.

domestic product, GDP，以下簡稱GDP）的比例已經超過40%，²⁶以投資為指標，「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以下簡稱FDI）占中國大陸「固定資產形成」（fixed assets investment, FAI，以下簡稱FAI）和GDP的比例仍在10%以下。²⁷「互賴」是否已經盛行，支持或反對似乎有同樣充分的理由。

在原始的【推論0】之中，「互賴」作為解釋變數本身是一種類別變數（「互賴」盛行與否），然而在缺乏有共識標準的情況下，顯然無法進行這樣的劃分。因此本文將以另一種方式，將「互賴」從類別變數改視為連續變數，來檢驗「互賴」限制武力使用的論點。當「互賴」的程度升高，則中國大陸較不傾向使用武力；「互賴」的程度降低，則中國大陸較傾向使用武力。

【推論1】

互賴的程度與中國大陸使用武力的傾向呈反比

本文分別以對外依存度、FDI佔GDP比例、以及FDI佔FAI比例等三項指標衡量「經濟互賴」的程度。表1顯示了中國大陸對外依存度的變化，對外依存度在1994以前呈現上升的趨勢，隨後則略微下降，但到了2000年之後又開始上升，2002年起更急遽攀升，至2003年已超過60%。表2顯示了FDI佔FAI與GDP的比例，FDI的比例在1991年以前穩定地上升，1991年至1994年激增並達到高峰，隨後FDI比例的成長則呈現停滯。

26.周志龍，「兩岸三通、全球化與台灣經濟圈的再結構想向」，理論與政策，第十四卷第四期（2000），頁3。

27.其中FDI佔FAI比例一項，以FDI中70%用於FAI計算，見：陳永生，「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中國大陸研究，第四十四卷第三期（2001），頁30。

表1 中國大陸對外依存度

| 項目 年份 | 全國進出口總額（億美元） | 對外依存度（進出口總額/GDP%） |
|----------|--------------|-------------------|
| 1981 | 440.2 | 15.12 |
| 1982 | 416.0 | 14.57 |
| 1983 | 436.1 | 14.49 |
| 1984 | 535.5 | 16.75 |
| 1985 | 696.0 | 23.05 |
| 1986 | 738.5 | 25.29 |
| 1987 | 826.5 | 25.78 |
| 1988 | 1027.9 | 25.60 |
| 1989 | 1116.8 | 24.58 |
| 1990 | 1154.4 | 29.98 |
| 1991 | 1356.3 | 33.43 |
| 1992 | 1655.3 | 34.24 |
| 1993 | 1957.0 | 32.54 |
| 1994 | 2366.2 | 43.59 |
| 1995 | 2808.6 | 40.19 |
| 1996 | 2898.8 | 35.55 |
| 1997 | 3251.5 | 36.22 |
| 1998 | 3240.5 | 34.28 |
| 1999 | 3606.3 | 36.50 |
| 2000 | 4742.9 | 44.53 |
| 2001 | 5097.6 | 44.72 |
| 2002 | 6208.0 | 50.10 |
| 2003 | 8512.0 | 60.39 |

資料來源：陳永生，「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頁34；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2001（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2002（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200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30228_69102.htm；「200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40226_402131958.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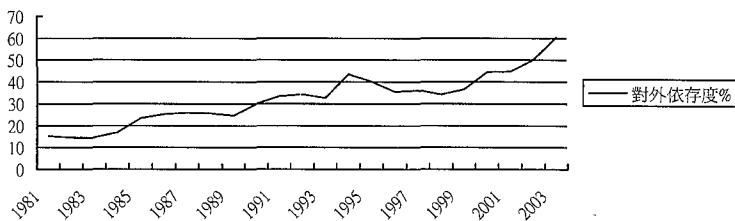


圖 1 中國大陸對外依存度

資料來源：根據表 1 繪製

表 2 FDI 占 FAI 和 GDP 的比值

| 年份 | FAI(人民幣億元) | GDP(人民幣億元) | 美元平均匯價(人民幣) | FDI/GDP(%) | FDI/FAI(%) |
|------|------------|------------|-------------|------------|------------|
| 1984 | 1832.9 | 7171.0 | 2.33 | 0.41 | 1.12 |
| 1985 | 2543.2 | 8964.4 | 2.94 | 0.54 | 1.34 |
| 1986 | 3120.6 | 10202.2 | 3.45 | 0.63 | 1.45 |
| 1987 | 3791.7 | 11962.5 | 3.72 | 0.72 | 1.59 |
| 1988 | 4753.8 | 14928.3 | 3.72 | 0.80 | 1.75 |
| 1989 | 4410.4 | 16909.2 | 3.77 | 0.76 | 2.03 |
| 1990 | 4517.0 | 18547.9 | 4.78 | 0.90 | 2.58 |
| 1991 | 5594.5 | 21617.8 | 5.32 | 1.07 | 2.91 |
| 1992 | 8080.1 | 26638.1 | 5.51 | 2.28 | 5.25 |
| 1993 | 13072.3 | 34634.4 | 5.76 | 4.58 | 8.49 |
| 1994 | 17042.1 | 46759.4 | 8.62 | 6.22 | 11.96 |
| 1995 | 20019.3 | 58478.1 | 8.35 | 5.36 | 10.95 |
| 1996 | 22913.5 | 57885.0 | 8.31 | 5.11 | 10.59 |
| 1997 | 24941.1 | 74463.0 | 8.29 | 5.04 | 10.53 |
| 1998 | 28406.2 | 78345.0 | 8.28 | 4.80 | 9.28 |
| 1999 | 29854.7 | 81911.0 | 8.28 | 4.08 | 7.83 |
| 2000 | 32917.7 | 88189.6 | 8.28 | 3.82 | 7.16 |
| 2001 | 37213.5 | 94346.4 | 8.277 | 4.10 | 7.28 |
| 2002 | 43202.0 | 102398.0 | 8.28 | 4.26 | 7.07 |
| 2003 | 55118.0 | 116694.0 | 8.28 | 3.79 | 5.62 |

資料來源：陳永生，「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頁31；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2001；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2002；國家統計局，「200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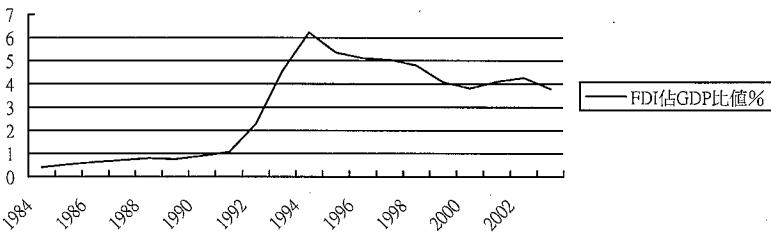


圖2 FDI占GDP的比值

資料來源：根據表2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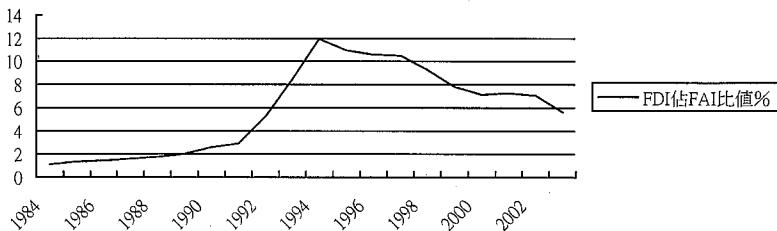


圖3 FDI占FAI的比值

資料來源：根據表2繪製

至於中國大陸使用武力傾向的指標，本文則以密西根大學「戰爭相關」研究小組所提供的「國際軍事爭端資料」(MID data set)為基礎。中國大陸在1949至1992年間共有一百一十八次MID，平均每年二點七四次MID，²⁸而1993年至2003年間中國大陸則涉入了四次MID。²⁹自1949年中國大陸建政以來的MID頻率見圖4。

28.Johnston, Alastair Iain. "China's Militarized Dispute Behaviour 1949-1992: A First Cut at the Data," *The China Quarterly*, No.153 (1998), pp. 1~30.

29.筆者列入的這4次MID分別為：1995與1999年中國大陸與菲律賓在美濟礁發生的小型衝突，以及1995與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期間中國大陸進行的武力展示。見：Guan, Ang Cheng.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Revisited,"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4, No. 2 (2000), pp. 201~215; Ross, Robert S.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2 (2000), pp. 87~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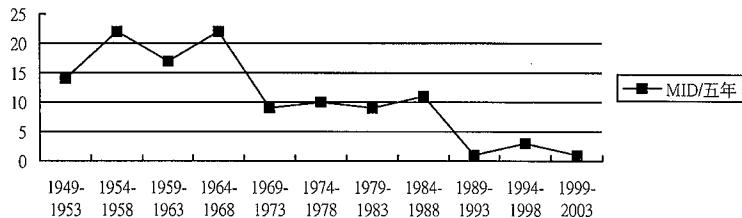


圖4 中國大陸每五年的MID次數

資料來源：Johnston, Alastair Iain. (1998), p.10; 1989至2003年資料由作者增列，原始MID資料見：“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Peace Science Society (International)*.<<http://pss.la.psu.edu/MID DATA.HTM>>

本文接著就改革開放至2003年這段期間內，MID頻率與外貿依存度、MID頻率與FDI佔GDP比例、MID頻率與FDI佔FAI比例等三組變數進行統計的相關分析，結果見表3、4、5。從中可以發現，MID頻率與三項「互賴」程度的指標之間皆存有顯著的負「相關」，中國大陸在這段期間內「經濟互賴」程度日益加深，而使用武力的頻率確實也呈現下降的趨勢，初步支持了「互賴」程度上升則武力使用減少的【推論1】。

同樣以前述表1、2與圖4的資料觀之，吾人亦可發現1988年前後武力使用的頻率形成一分水嶺，在此之前中國大陸平均每年涉入二點九五次的MID，但在此之後則鮮少使用武力，平均每年只發生零點三三次MID。這種結果可能正支持了原始將「互賴」視為類別變數的【推論0】，當「互賴」的程度超過了一個臨界點，「互賴」達到盛行的程度，因而限制了武力的使用，而依據前述資料似可認定對外依存度達到25%～30%是中國大陸進入「互賴」的信號。

不過，從MID的資料中同樣也可以發現，中國大陸使用武力的頻率分三個階段下降，第一階段是1949年至1968年，第二個階段則是1969至1988年，第三個階段則是1989年以後，顯然中國大陸使用

表3 對外依存度與MID頻率相關分析

| | | 對外依存度 | MID頻率 |
|-------|---------------------|---------|---------|
| 對外依存度 | Pearson Correlation | 1.000 | -.722** |
| | Sig. (2-tailed) | . | .000 |
| | N | 23 | 23 |
| MID頻率 | Pearson Correlation | -.722** | 1.000 |
| | Sig. (2-tailed) | .000 | . |
| | N | 23 | 23 |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表4 FDI/GDP與MID頻率相關分析

| | | FDI/GDP | MID頻率 |
|---------|---------------------|---------|---------|
| FDI/GDP | Pearson Correlation | 1.000 | -.577** |
| | Sig. (2-tailed) | . | .008 |
| | N | 20 | 20 |
| MID頻率 | Pearson Correlation | -.577** | 1.000 |
| | Sig. (2-tailed) | .008 | . |
| | N | 20 | 20 |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表5 FDI/FAI與MID頻率相關分析

| | | FDI/FAI | MID頻率 |
|---------|---------------------|---------|---------|
| FDI/FAI | Pearson Correlation | 1.000 | -.568** |
| | Sig. (2-tailed) | . | .009 |
| | N | 20 | 20 |
| MID頻率 | Pearson Correlation | -.568** | 1.000 |
| | Sig. (2-tailed) | .009 | . |
| | N | 20 | 20 |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武力頻率的減低，是早在「互賴」盛行之前，這表示其它的因素同樣也可以解釋武力使用的減少，例如決策者的個人因素或是冷戰對抗的緩和。此外，MID資料亦指出中國大陸捲入的MID多是領土性的（接近50%），而領土爭端中大部分也都發生在建政之初（41%有關領土的MID發生在建政的頭十年）。³⁰如果領土爭端是中國大陸使用武力最主要的原因，而許多領土爭端又已在建政之初以武力解決，則武力使用的減少可能只是因為爭端本身已經減少，而不是受到「互賴」的限制而不使用武力來解決。畢竟統計上的「相關」（correlation）並不必然就是「因果」（causation），中國大陸武力使用的減少未必是受到「經濟互賴」的限制，「量化」資料的分析仍然需要「質化」的案例研究加以配合。³¹

肆、經濟互賴與中國大陸的武力使用：質化分析

一、案例的選擇

本文接下來將進行「質化」的分析，不過在案例的選擇方面尚有以下幾點必須先予以考慮。首先，從總體上計算中國大陸的對外貿易額固然相當龐大，但是就個別的雙邊關係而言卻不盡然是如此，中國大陸整體上與世界或許在經濟上是「互賴」的，但與個別國家未必存有「互賴」的關係。訴諸武力並非都會影響到整個貿易活動，武力的使用也可在不影響大部分貿易活動的情況下針對特定國家而為之。表6顯示了中國大陸的前十大貿易伙伴，中國大陸與任何一個貿易伙伴的貿易額都不超過貿易總額的16%，且除了前七大貿易伙伴之外，與其餘貿易伙伴的貿易額都只佔總額的2%以

30.Johnston, Alastair Iain. (1998), p. 24.

31.Arreguin-Toft, Ivan. "How the Weak Win Wa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1 (2001), p. 112.

下。而在前七大貿易伙伴之中，貿易額較高的歐洲聯盟（第二大）與東南亞國家國協（第四大）更是由眾多成員國所組成，表7顯示了個別國家與中國大陸的貿易所佔有的比例只有1~2%。由於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國協個別成員國的貿易關係很難算是達到了「互賴」的程度，則雙方在南海的爭端可能就不是適當的案例選擇。³²

其次，即使有較為密切的貿易往來，但在沒有衝突或摩擦的情況下，因為根本上沒有使用武力的動機，自然很難作為「互賴」限制了武力使用的證據。再者，儘管中國大陸常在言詞上對主權與歷史疆界抱持極為堅定的立場，但本質上仍然很實際，³³武力的使用是嚴重的，是國家的「最後手段」(last resort)，衝突與摩擦有程度上的差異，並不是任何爭執都嚴重到需要訴諸武力。由此觀之，1999年發生的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轟炸事件，2001年美中南海軍機擦撞事件，以及中國大陸與日本在釣魚台列嶼的爭執，也都不是適當的選擇。基於上述理由，最後的選擇就落在台灣海峽之上，中國大陸直言不惜訴諸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同時兩岸之間亦存有相當密切的經貿往來，是一個檢驗「互賴」是否限制武力使用的適當案例。由於兩岸關係也牽動了美中關係，而美中間也有非常密切的貿易往來（美國是中國大陸最大的貿易伙伴），因此美中關係中與兩岸相關的部分也將一併加以討論。

二、個案分析：台灣海峽

由於在1958年之後兩岸間即未曾發生戰爭，越戰後美中也不曾交戰，1995與1996年的飛彈試射雖然達到武力展示的程度，但並未

32.與本文的觀點相反，席格爾（Gerald Segal）認為南海的衝突提供了一個機會檢驗「互賴」的理論，而他也認為，在小心地檢視了最近的趨勢，特別是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行動之後，顯示中國並未因其與東亞日益加深的「經濟互賴」考量而受到限制。見：Segal, Gerald. "East Asia and the 'Constrainme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4 (1996), pp. 108~120.

33.Hyer, Eric.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arlier Territorial Settlements," *Pacific Affairs*, Vol. 68, No. 1 (1995), pp. 42~43.

表 6 中國大陸前十大貿易伙伴

| 順序 | 貿易對象 | 貿易總額（億美元） | 比例（%） |
|----|---------|-----------|-------|
| 1 | 美國 | 109.6 | 15.3 |
| 2 | 歐洲聯盟 | 108.9 | 15.2 |
| 3 | 日本 | 100.4 | 14.0 |
| 4 | 東南亞國家國協 | 64.1 | 9.0 |
| 5 | 香港* | 60.0 | 8.4 |
| 6 | 韓國 | 57.0 | 8.0 |
| 7 | 台灣 | 49.8 | 7.0 |
| 8 | 俄羅斯 | 13.0 | 1.8 |
| 9 | 澳洲 | 12.9 | 1.8 |
| 10 | 加拿大 | 10.0 | 1.4 |

資料來源：「前十位貿易伙伴」，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200403/20040300190912_1.xml>

*中國大陸與香港的貿易中許多都是轉口貿易，而在香港的出口總額中，約有22.5%輸往美國，5.9%輸往日本，其餘各國多在1%上下。

資料來源：「駐在地(香港)對下列各國貿易統計」，國際貿易局經貿資訊網。<http://www.trade.gov.tw/prc&hk/hk_info/hk_9010/H2001OctA04.xls>

表 7 中國大陸對下列各國貿易統計

| 國家別 | 2004 年 2 月 | | 2003 年 2 月 | |
|-------|------------|-------|------------|-------|
| | 金額（百萬美元） | 比重（%） | 金額（百萬美元） | 比重（%） |
| 新 加 坡 | 1,746 | 2.3 | 1,138 | 2.4 |
| 馬來西亞 | 1,776 | 2.3 | 1,043 | 2.2 |
| 泰 國 | 1,258 | 1.7 | 770 | 1.6 |
| 印 尼 | 883 | 1.2 | 622 | 1.3 |
| 菲 律 賓 | 860 | 1.1 | 445 | 0.9 |
| 越 南 | 430 | 0.6 | 259 | 0.5 |
| 汶 來 | 2 | 0 | 47 | 0.1 |
| 德 國 | 3,700 | 4.9 | 2,219 | 4.6 |
| 法 國 | 1,083 | 1.4 | 663 | 1.4 |
| 英 國 | 1,058 | 1.4 | 734 | 1.5 |
| 荷 蘭 | 1,333 | 1.7 | 899 | 1.9 |
| 義 大 利 | 910 | 1.2 | 735 | 1.5 |
| 比 利 時 | 617 | 0.8 | 402 | 0.8 |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對下列各國貿易統計」，國際貿易局經貿資訊網。

<http://www.trade.gov.tw/prc&hk/tra_info/9302/C2004FebA03.xls>

超過戰爭的門檻，因此並不能僅以武力使用與否作為分析的重點。未曾使用武力還不足以證明「互賴」限制了武力的使用，而可能只是因為中國大陸即使不使用武力也已達到所期望的結果。因此，本節的分析將著重在雙邊關係中，態勢的發展是否導向中國大陸所不希望的方向？倘若如此但武力實際上並未被使用，則可支持「互賴」限制武力使用的論點，反之則否。另一方面，則必須考慮競爭性的解釋，在「經濟互賴」之外其它的因素，是否同樣可以適當地解釋中國大陸為何不使用武力。

(一) 台灣的統獨政策與外交活動

在兩岸關係中，與大陸使用武力最直接相關的就是台灣的統獨政策，不過這方面的證據是混和的。中國大陸在1995至1996年發動的飛彈演習即是針對其所認知李登輝的台獨傾向，是直接反駁「互賴」限制武力使用的有力證據；然而當2000年在中國大陸眼中更具獨立傾向的陳水扁當選總統之際，中國大陸儘管在選前有嚴厲的措辭，卻未再度動武。同時在陳水扁總統任內，統獨政策已漸漸遠離原由國家統一綱領所架構的漸進式統一模式，³⁴而將「統一」視為選擇之一而非既定目標。³⁵從李登輝至陳水扁兩任政府間統獨政策的演變，就中國大陸而言可視為是一種惡化，但中國大陸對此仍未使用武力以謀求改變，似乎都支持了「互賴」的推論。不過於此同時，當選的陳水扁卻也提出了「四不一沒有」的主張，³⁶任內也未將統獨公投付諸實行，³⁷沒有直接挑戰中國大陸的底線，留下了轉

34. 國家統一剛領的內涵可參閱：馬英九，「兩岸關係的回顧與前瞻」，黃天中、張五岳編，《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3），頁31。

35. 「扁：承認『一中』難作總統」，未來中國研究。

<<http://www.future-china.org.tw/fcn-tw/200004/2000042807.htm>>

36. 「陳水扁就職演說講稿」，未來中國研究。

<http://www.future-china.org.tw/spcl_rpt/vote2000/2000b52001.htm>

37. 統獨公投是民進黨執政前的主要主張之一，見：民進黨中央黨部，政策白皮書（綱領篇）（台北：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1993），頁223。

支持，但傾向支持「互賴」限制武力使用的推論。

台灣的外交活動對中國大陸而言，也是另一種走向台獨的政策，是兩岸爭執與衝突的另一個焦點，不過在外交戰場上中國大陸始終佔上風。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中國大陸就在國際間展開一系列的大國外交並建立各種「伙伴關係」，爭取世界上主要國家的支持與合作，結果十分成功。³⁸而在第三世界的外交競爭，中國大陸也取得了優勢，中國大陸一直維持了大約一百八十個邦交國，而台灣僅維持了三十個以下。³⁹從此觀之，中國大陸不需使用武力即成功地壓縮了台灣的外交空間，這方面的證據並不支持「互賴」的理論。

(二) 美中關係：軍售與軍備管制

與兩岸相關的美中關係議題是美國對台灣的軍備轉移，中國大陸一向極力反對任何對台軍售，但始終不能稱心如意。美中雖然早在1982年即簽訂「八一七公報」，美國在公報中聲明將逐步減少對台軍售，然而在公報簽訂之後，美國仍利用公報內文模糊不清之處，改以其他各種管道與方式持續對台轉移軍備，從而使公報中質量俱減的要求變得毫無意義。⁴⁰1992年美國同意售予台灣F-16戰鬥機，在柯林頓政府任內亦持續出售武器，至小布希政府就任後更在

38.中國大陸推動大國外交與「伙伴關係」可參閱：殷天爵，「中共『大國外交』與『伙伴關係』之研析」，《共黨問題研究》，第二十五卷第三期（1999），頁86；胡志強，「中共『大國外交』及我國因應之道」，《政策月刊》，第五十期（1999），頁30。

39.兩岸的外交競爭可詳見：芮政皋，「中華民國務實外交的回顧與展望」，《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二卷第四期（1993），頁35；高朗，「從邦交變化看兩岸外交競賽（1972-1992）」，《政治科學論叢》，第五期（1994），頁188；李登科，「我國務實外交之回顧與展望」，《問題與研究》，第三十四卷第七期（1995），頁1~3；王高成，「安全兩難下的兩岸外交競爭」，《問題與研究》，第三十六卷第十二期（1997），頁27；高朗，「評析近十年來兩岸外交競賽（1988-1997）」，《理論與政策》，第四十七期（1998），頁32。

40.林正義，「『八一七公報』後美國對台軍售政策」，《歐美研究》，第二十三卷第三期（1993），頁27~60。

2001年4月批准了歷年來最大宗的對台軍售。⁴¹不過美國雖然持續對台軍售，但也非全然肆無忌憚，在軍備的項目與性能上一直有所限制，⁴²並未出售諸如「神盾驅逐艦」（Aegis）等敏感裝備給台灣。⁴³因此在軍售議題上，態勢的發展似乎提供了溫和的證據支持「互賴」的理論。

與對台軍售問題相關連的則是武器管制議題。中國大陸與美國在大量毀滅性武器擴散、核子試爆、飛彈防禦、飛彈技術管制等方面存有相當歧見，其中與兩岸關係最直接相關的就是美國的飛彈防禦系統，包括「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NMD）與「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MD）。中國大陸強烈譴責飛彈防禦系統，⁴⁴官方在1995年2月公開對於本身核子武力可能遭美國發展的先進飛彈防禦系統所中和表示憂慮。⁴⁵飛彈防禦系統影響中國大陸的核子嚇阻能力，進而影響了中國大陸嚇阻美國介入台海局勢的能力。中國大陸更認為美國企圖在東亞建立「戰區飛彈防禦系統」，是建立一個亞洲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前奏，意在圍堵中國。⁴⁶

但中國大陸並不能阻止局勢朝向對他不利的方向發展。在中國

41. Felstead, Peter. "A major arms package, but no AEGIS, for Taiwan," *Jane's Information Group*.

<http://www.janes.com/regional_news/asia_pacific/news/misc/taiwan010425_1_n.shtml>

42. Lee, Wei-Chin. "U.S. Arms Transfer Policy to Taiwan: from Carter to Clint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9, No. 23 (2000), pp. 53~75.

43. 軍售中最敏感的裝備是飛彈防禦系統，中國大陸指控美國若出售「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給台灣，形同增強了美台之間的軍事交流與合作，等於使美台成為「準同盟」（quasi alliance）關係。見：Christensen, Thomas J.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and Taiwan's Security," *Orbis*, Vol. 44, No. 1 (2000), p. 82.

44. Green, Michael J., and Dalton, Toby F. "Asian Reaction to U.S. Missile Defense," *NBR Analysis*, Vol. 11, No. 3 (2000), pp. 21~22.

45. Garrett, Banning N., and Glaser, Bonnie S.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Nuclear Arms Contro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3 (1995/1996), p. 73.

46. Lampton, David M., and May, Gregory C. *A Big Power Agenda for East Asia: America China, and Japan*, (Washington DC: The Nixon Center, 2000), pp.45~47.

大陸的反對之下，美國仍執意推動飛彈防禦系統的發展，於此同時中國大陸不但未在「核子非擴散條約」(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 以及「全面禁試條約」(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CTBT) 或是「飛彈技術管制體制」(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 MTCR) 上採取報復措施，反而逐漸接受了這些國際性的軍備管制機制，⁴⁷這方面的證據似乎支持了「互賴」的理論。不過中國大陸在武器管制上也有自己的利益，⁴⁸核子武器管制可以將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予以凍結，維持中國大陸對印度的核子技術領先，並阻止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特別是美、俄兩國的核子技術差距進一步擴大。⁴⁹從這個角度觀之，在武器管制上態勢的演變未必對中國大陸不利，似乎只提供了有限的證據支持「互賴」理論。

(三) 競爭性的解釋：內部問題與軍力平衡

在兩岸關係以及相關美中關係的發展中，證據大致上溫和地支持了「互賴」限制武力使用的推論，本節接下來討論其它競爭性的解釋。首先是中國大陸的內部問題，固然利用對外戰爭來轉移國內注意力是一種可能的推論，但是中國大陸過去武力使用的歷史紀錄卻不支持此一論點，⁵⁰內部的不穩定仍是限制中國大陸使用武力的一項因素。目前中國大陸的內部的確有許多不穩定的因子，快速的經濟成長導致了城市地區嚴重的通貨膨脹，內陸與沿海的貧富差距

47.Johnston, Alastair Iain. "Learning Versus Adaptation: Explaining Change in Chinese Arms Control Polic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China Journal*, No. 35 (1996), pp. 27~61.

48.林正義，「美國與中共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及其對台灣的影響」，跨世紀中美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與會議手冊（南港：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2000），頁8~9。

49.Garrett, Banning N., and Glaser, Bonnie S. (1995/1996), p. 59.

50.Onate, Andres D. "The Conflict Interac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0-1970,"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8, No. 4 (1974), p. 587; Johnston, Alastair Iain. (1998), p. 18.

擴大，可能有高達一億的人口在國內流動只為尋找工作。⁵¹這些因素同樣也能夠解釋中國大陸在使用武力上所呈現的謹慎。

另一個可能的競爭性解釋則是軍力平衡，軍事工具本身在能力上的欠缺，可能是限制使用武力的根本原因。就兩岸之間的軍力平衡而言，台灣的傳統武力享有一定的優勢，⁵²加上美國介入的潛在可能性以及美中軍事實力的巨大落差，⁵³都使得中國大陸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得面臨極大的風險。不過在軍事工具的選項中，中國大陸尚擁有相當的短程彈道飛彈武力，這也是中國大陸在1995與1996年實際選擇的武器，目前中國大陸部署的短程彈道飛彈數量仍在持

51.Gallagher, Michael G. (1994), pp. 187~188.

52.在2002與2003年美國國防部提出的中國軍力報告中指出，海軍方面台灣仍保持素質上的優勢；空軍方面台灣多年來也一直擁有素質上的優勢，而現代化戰鬥機的數量上更是中國大陸的三倍；陸軍方面中共唯一的優勢就是它壓倒性的數量，但除非中共能大幅增加兩棲運輸與後勤能力，否則台灣陸軍仍將繼續保持優勢。見：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2)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Defense Link*. pp. 51~53.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Jul2002/d20020712china.pdf>>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3)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Defense Link*. pp.49~50.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20030730chinaex.pdf>> ; 另外「藍德」(RAND)智庫進行的電腦模擬也指出，在海空交戰中，台灣大致上皆能取勝，見：Shlapak, David A., Orletsky, David T., and Wilson, Barry A. *Military Aspects of the China-Taiwan Confrontation and Options for U.S. Policy* (Santa Monica: RAND, 2000), p. 28；其他類似的分析可見：Roy, Denny. “Tens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Survival*, Vol. 42, No. 1 (2000), pp.82~85; Klintworth, Gary. “Chinese Defen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Security of Taiwan,” in Pollack, Jonathan D., Gill, Bates., and Satoshi, Morimoto. edited. *In China’s Shadow: 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 (Santa Monica: RAND, 1998), pp.155~156; O’Hanlon, Michael. “Why China Cannot Conquer Taiw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2000), pp.56~74.

53.中國大陸的國防經費僅有美國的十分之一，而在裝備素質與軍事科技方面仍遠遠落後於美國，見：Cole, Bernard., and Godwin, Paul. “Advanced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The PLA: Priorities and Capabilit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in Wortzel, Larry M. edited. *The Chinese Armed Forces in the 21st Century*, (Carlisle Barrack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 1999), p. 206.

續上升，但台灣至今仍未建立有效的防禦措施。⁵⁴飛彈武力固然無法單獨征服台灣，但是中國大陸仍有許多不同程度的選擇，包括類似1995與1996年的飛彈試射，攻擊離島或無人地帶，甚至是對台灣的人口與經濟進行懲罰性的攻擊，以壓迫台灣改變立場或政策。⁵⁵易言之，若以全面大規模入侵而言，軍力平衡即足以對於中國大陸未曾使用武力提供強烈的解釋；但以短程彈道飛彈的武力展示與威嚇而言，軍力平衡的分析並無法解釋中國大陸為何沒有在1996年後再度使用其優勢的飛彈武力。

伍、結語

「經濟互賴」是否能限制中國大陸使用武力？本文對此分別進行了「量化」與「質化」的實證研究。在「量化」分析中，本文先將「經濟互賴」視為連續變數，並發現它與中國大陸使用武力的頻率之間的確存有相當顯著的負「相關」；同時本文亦發現，以1988年為分水嶺，當中國大陸的對外依存度超過25~30%之後，武力使用的頻率遂顯著下降。而在「質化」研究中，本文分析了兩岸與美中關係，在台灣的統獨政策、外交活動、軍售以及武器管制等方面，態勢的發展略微走向中國大陸所不希望的方向，而中國大陸除了在1995與1996年實施武力展示之外並未使用武力，也提供了一定

54.根據2002、2003與2004年美國國防部提出的中國軍力報告，中國大陸擁有的短程彈道飛彈已經由300枚增加到450枚再增加到大約500枚，未來幾年內飛彈的數量會顯著地增加，而台灣幾乎沒有能力防禦飛彈攻擊。見：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2)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p. 51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3)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p. 49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4)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Defense Link.* p.23.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d20040528PRC.pdf>>

55. Swaine, Michael., and Mulvenon, James. (2001), pp. 112~122; Christensen, Thomas J.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4 (2001), pp. 22~24.

的證據支持「互賴」限制武力使用的理論。然而在「經濟互賴」之外，競爭性的解釋包括中國大陸內部的不穩定，以及傳統武力平衡上的劣勢，同樣也解釋了中國大陸在武力使用上的謹慎。不過，對於中國大陸為何沒有再度使用其優勢的短程彈道飛彈武力對台灣進行威嚇，軍力平衡則無法提供適當的解釋。綜合而言，本文大致上獲得了正面，但同時也是溫和的證據，支持「互賴」限制中國大陸使用武力的推論。雖然對於「經濟互賴」限制武力使用的論點，吾人尚不能因此而擁有完全的信心，但似可在亞太地區面臨「崛起」的中國大陸之時，對和平抱持較為樂觀的期望。

參考書目

一、中文

- 「200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30228_69102.htm
- 「200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40226_402131958.htm
- 「中國大陸對下列各國貿易統計」，國際貿易局經貿資訊網。http://www.trade.gov.tw/prc&hk/tra_info/9302/C2004FebA03.xls
- 「前十位貿易伙伴」，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200403/20040300190912_1.xml
- 「扁：承認『一中』難作總統」，未來中國研究。<http://www.future-china.org.tw/fcn-tw/200004/2000042807.htm>
- 「陳水扁就職演說講稿」，未來中國研究。http://www.future-china.org.tw/spcl_rpt/vote2000/2000b52001.htm
- 「駐在地(香港)對下列各國貿易統計」，國際貿易局經貿資訊網。http://www.trade.gov.tw/prc&hk/hk_info/hk_9010/H2001OctA04.xls
- Kennedy, Paul.著，張春柏等譯，**霸權與衰史：1500至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台北：五南，1995）。
- Nye, Joseph S. Jr.著，蔡東杰譯，**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臺北：左岸文化，2002）。
- 王高成，「安全兩難下的兩岸外交競爭」，**問題與研究**，第三十六卷第十二期（1997），頁23~35。
- 民進黨中央黨部，**政策白皮書（綱領篇）**（台北：民主進步黨中央黨

部，1993)。

李登科，「我國務實外交之回顧與展望」，**問題與研究**，第三十四卷第七期（1995），頁1~11。

周志龍，「兩岸三通、全球化與台灣經濟圈的再結構想像」，**理論與政策**，第十四卷第四期（2000），頁1~36。

林正義，「『八一七公報』後美國對台軍售政策」，**歐美研究**，第二十三卷第三期（1993），頁27~60。

-----，「美國與中共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及其對台灣的影響」，**跨世紀中美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與會議手冊**（南港：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2000），頁1~46。

芮政皋，「中華民國務實外交的回顧與展望」，**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二卷第四期(1993)，頁23~40。

胡志強，「中共『大國外交』及我國因應之道」，**政策月刊**，第五十期（1999），頁29~36。

殷天爵，「中共『大國外交』與『伙伴關係』之研析」，**共黨問題研究**，第二十五卷第三期（1999），頁82~93。

馬英九，「兩岸關係的回顧與前瞻」，黃天中、張五岳編，**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3），頁27~39。

高朗，「從邦交變化看兩岸外交競賽（1972-1992）」，**政治科學論叢**，第五期(1994)，頁183~210。

-----，「評析近十年來兩岸外交競賽（1988-1997）」，**理論與政策**，第四十七期（1998），頁23~47。

陳永生，「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中國大陸研究**，第四十四卷第三期（2001），頁17~43。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2001**（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

-----，**中國統計年鑑2002**（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

二、英文

-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Peace Science Society (International)*. <http://pss.la.psu.edu/MID_DATA.HTM>
- Arreguin-Toft, Ivan. “How the Weak Win Wa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1 (2001), pp. 93~128.
- Betts, Richard K., and Christensen, Thomas J. “China: Getting the Questions Right,”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62 (2000/2001), pp. 17~29.
- Christensen, Thomas J.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and Taiwan’s Security,” *Orbis*, Vol. 44, No. 1 (2000), pp. 79~89.
-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4 (2001), pp. 5~40.
- Cole, Bernard., and Godwin, Paul. “Advanced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The PLA: Priorities and Capabilit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in Wortzel, Larry M. edited. *The Chinese Armed Forces in the 21st Century*, (Carlisle Barrack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 1999), pp.159~215.
- Felstead, Peter. “A major arms package, but no AEGIS, for Taiwan,” *Jane’s Information Group*.
<http://www.janes.com/regional_news/asia_pacific/news/misc/taiwan010425_1_n.shtml>
- Finkelstein, David. “Chinese Perceptions of the Cost of Conflict” in Scobell, Andrew. edited. *The Costs of Conflict: the Impact on China of a Future War* (Carlisle Barrack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 2001), pp. 9~27.

- Gallagher, Michael G. "China's Illusory Threat to the South China Se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169~194.
- Garrett, Banning N., and Glaser, Bonnie S.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Nuclear Arms Contro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3 (1995/1996), pp.34~78.
- Gilpin, Robert.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Orde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Goldstein, Aver. "Great Expectation: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3 (1997/1998), pp.36~73.
- Green, Michael J., and Dalton, Toby F. "Asian Reaction to U.S. Missile Defense," *NBR Analysis*, Vol. 11, No. 3 (2000), pp.1~52.
- Guan, Ang Cheng.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Revisited,"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4, No. 2 (2000), pp. 201~215.
- Hyer, Eric.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arlier Territorial Settlements," *Pacific Affairs*, Vol. 68, No. 1 (1995), pp.34~54.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Learning Versus Adaptation: Explaining Change in Chinese Arms Control Polic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China Journal*, No. 35 (1996), pp. 27~61.
- "China's Militarized Dispute Behaviour 1949-1992: A First Cut at the Data," *The China Quarterly*, No.153 (1998), pp. 1~30.
- Keohane, Robert., and Nye, Joseph S.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Brown Little, 1989).

- Klintworth, Gary. "Chinese Defen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Security of Taiwan," in Pollack, Jonathan D., Gill, Bates., and Satoshi, Morimoto. edited. *In China's Shadow: 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 (Santa Monica: RAND, 1998), pp.154~169.
- Krasner, Stephen D.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3 (1976), pp. 317~347.
-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biding Discor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1 (1994), pp.11~19.
- Kristof, Nicholas D.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5 (1993), pp. 59~74.
- Lampton, David M., and May, Gregory C. *A Big Power Agenda for East Asia: America China, and Japan*, (Washington DC: The Nixon Center, 2000).
- Lee, Wei-Chin. "U.S. Arms Transfer Policy to Taiwan: from Carter to Clint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9, No. 23 (2000), pp. 53~75.
- Li, Rex. "The China Challeng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8, No. 22 (1999), pp. 443~476.
- Maersheimer, John J.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1995), pp5~54.
-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 Nye, Joseph S. "Conflicts after the Cold Wa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19, No. 1 (1996), pp. 5~24.
- O'Hanlon, Michael. "Why China Cannot Conquer Taiw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2000), pp.56~74.
- Onate, Andres D. "The Conflict Interac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0-1970,"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8, No. 4 (1974), pp.578~594.
- Ross, Robert S.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2 (2000), pp. 87~123.
- Roy, Denny. "Hegemon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149~168.
- "The 'China Threat' Issue: Major Arguments," *Asian Survey*, Vol. 36, No. 8 (1996), pp. 758~771.
- "Tens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Survival*, Vol. 42, No. 1 (2000), pp.80~95.
- Segal, Gerald. "East Asia and the 'Constraintme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4 (1996), pp. 107~135.
- Shlapak, David A., Orletsky, David T., and Wilson, Barry A. *Military Aspects of the China-Taiwan Confrontation and Options for U.S. Policy* (Santa Monica: RAND, 2000).
- Stopford, John., Strange, Susan., and Henley, John. *Rival States, Rival Firm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Strange, Susan. "Weak up, Kransner! The World Has Chang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2 (1994), pp. 210~219.
-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in Booth,

- Ken., and Smith, Steve. edited. *IR Theory Today*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10~254.
- Swaine, Michael., and Mulvenon, James. *Taiwan's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ies: Features and Determinant* (Santa Monica: RAND, 2001).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2)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Defense Link*.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Jul2002/d20020712china.pdf>>
- "(2003)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Defense Link*.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20030730_chinaex.pdf>
- "(2004)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Defense Link*.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d20040528_PRC.pdf>
- Waltz, Kenneth N.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2000), pp.5~40.

聯絡作者：

E-mail : 92253504@nccu.edu.tw

收稿日期：2004/5/21

二稿收件：2004/5/24

審查通過：2004/6/8

責任編輯：林家彰